



劇本選第六輯

紅 旗

汪 惟 張 琳 等 作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红 旗

第 一 期 第 一 版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劇本選第六輯

416

紅 旗

內 容 提 要

劇本選第六輯，包括【紅旗】、【百年大計】、【大勢所趨】、【火車開來的時候】等四個話劇，都是反映工廠、工人情況的。

【紅旗】是敘述在紅旗競賽中，先進工人用社會主義的精神，發揮工作中的創造性；並且從全局着想，大公無私地幫助別人，團結、帶動了全體工人，共同為完成國家建設計劃而努力。

【百年大計】是敘述基本建設中的工人，認識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意義，堅持質量標準，與落後思想作鬥爭，在領導上的支持下獲得勝利。

【大勢所趨】是敘述在公私合營工廠中，工人用事實說服資本來家認清利害，認清當前形勢；監督他們服從國家領導，說服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火車開來的時候】，是敘述一個鐵路老工人，在生活的提高中，逐漸滋長了資本主義思想。以後從一件事故中，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決心改正。

書號：0287

紅 旗（劇本選第六輯）

著 者：汪 惟 張 琳 等

出 版 者：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樹胡同73號）

印 刷 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分 廠

（北京東四馬路大街甲34號）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25

印數：1—8 000

字數：116千字

1955年3月第一版

印張：4 4/25

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4）五角二分

出版者的話

爲了供應各地專業劇團和各工廠、礦山、農村、學校等業餘劇團上演劇目，我們選擇了「劇本」月刊（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發表的一部分劇本，分類編輯出版。其中有些劇本並經作者作了必要的修改。

所選的劇本，在內容方面盡量作到配合國家建設任務，並注意到思想及藝術的質量；在形式方面，盡量照顧到業餘劇團的演出條件。

各輯劇本，都附有舞台設計圖，供各劇團排演時參考，但各劇團也可根據本身條件作必要的變動，不必受原設計圖的限制。

劇本如被各地劇團上演時，希望能將演出後觀眾的反映及導演、演員對劇本的意見函告本社，以便轉達作者，如對劇本有重大改動或改編爲其他戲劇形式上演時，也希望能通知本社轉告作者。

目 錄

紅旗（三幕話劇）	大連機械二十廠文藝小組集體創作	一
百年大計（獨幕話劇）	汪惟、張琳、周禹、雅軍改寫	叢 深 三
大勢所趨（獨幕話劇）	賈 克 二	
火車開來的時候（獨幕話劇）	王拙成 允	

紅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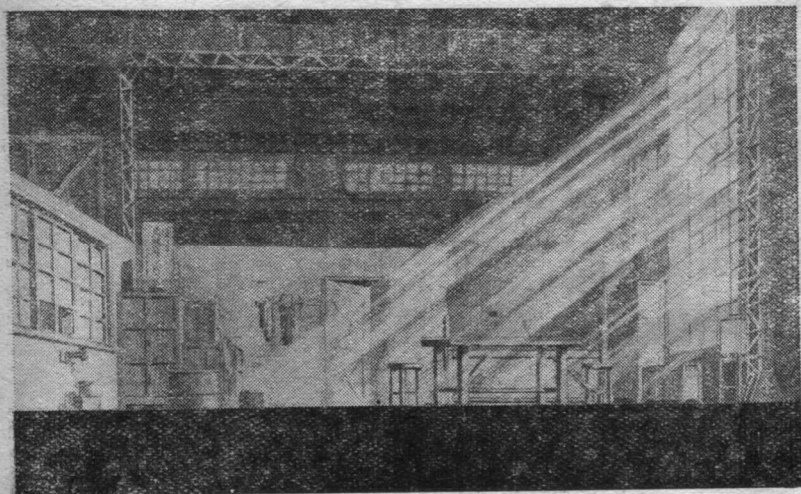
(三幕話劇)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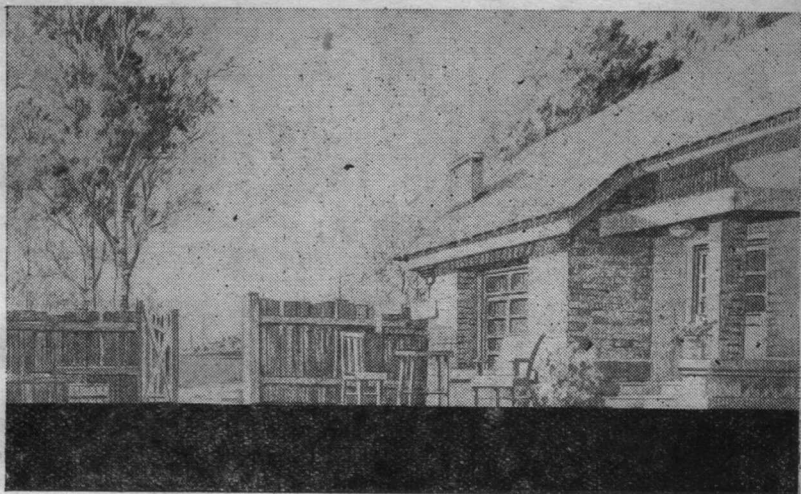
大連機械二十廠文藝小組集體創作，王恩臣執筆

汪 惟 張 琳 周 禹 雅 軍改寫

佈景設計：王 文 冲



第一幕 (第三幕同) 佈景圖



第二幕 佈景圖

時間：紅旗競賽當中。

地點：東北某工廠。

人物：

趙路——老技術工人，四十餘歲，生產小組長。

袁得祿——趙路組青年技術工人，二十四歲。

小蘭子——趙路組青年女工，二十歲。

周喜順——趙路組青年工人，二十二歲。

黃公效——估工員，二十八歲。

梁啓明——工會主席。

趙妻——趙路妻，三十八歲。

王厚福——老技術工人，五十餘歲，生產小組長。

侯喜萬——王厚福組青年技術工人，二十七歲。

銅蛋——王厚福組青年工人，二十五歲。

宋滿銅——王厚福組青年工人。

林子英——另一組的青年工人。

小李子——另一組的青年工人。

第一幕

時間：離午休還有幾分鐘。

地點：車間一角的休息室。

佈景：機械車間的休息室，側面是一個大窗，窗前放着桌椅茶具之類。正面有高大的衣箱和紅旗競賽進度表。衣箱上放着一面流動紅旗，上有「向社會主義前進」七個大字。這是午休和交換班時，工友們洗臉換衣，休息的地方，左側是工具房，有兩個活動窗戶，從這裏可領工具或接打電話。

（開幕時有強烈的機器聲，火車聲，吊車聲……）

林子英：（手提油壺上）老張領油！……我自己來吧！

小李子：（匆忙上，從衣櫃裏拿出圍裙邊穿邊說）小林，領油啊？你們活幹的怎麼樣？

林子英：幹的不壞呀，待會你等着瞧插紅旗吧！

（梁主席上，在門口與小林相遇。）

梁啓明：小林子！（入內插紅旗）

林子英：梁主席，插紅旗啦？

小李子：梁主席插紅旗了？我們組怎麼樣？

梁啓明：你看吧！

小李子：哟，不錯嘿！（汽笛響，下班了）哟……（急下）

（估工員黃公效匆匆上，坐下查對數字。）

梁啓明：哎！老黃……

黃公效：梁主席，插紅旗了？

梁啓明：幹什麼呀？老黃！

黃公效：噢！袁得祿幹的那個「伐座」試製期滿了，就要估正式定額了，我剛才到他床上去測定了一下。

梁啓明：我說老黃，工人們對你估工有意見，說你不是估的高就是低，可要注意！

黃公效：老梁啊！你是不知道，有些個工人同志經濟主義觀點太強，你就是給他估的很合適，他還是嫌高！

梁啓明：你要是估準確了，人家還會嫌高啊？老黃，恐怕是你心中沒數吧！我聽工人們反映你，說你在估工的時候，一會兒說三十個，一會兒說二十個……

黃公效：哎！老梁啊，這我可得向你聲明，不是我心中沒數，這是我故意這樣做的。每一個活的定額我都是事先根據圖紙精確計算出來的，可是我怕他們爭多較少，所以我就多說幾個，這樣免得讓咱們國家吃虧。

梁啓明：那也得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的估啊。

黃公效：那是啊！如果他們一爭講，我把它折衷一下，不就落在我原來估計的那個數字上了嗎！

梁啓明：你的計算準確嗎？

黃公效：那當然了。你看袁得祿幹的這個「伐座」就是一

個很明顯的例子。根據我的計算，他一天應該幹十個，可是我剛才去測定，他能幹八個，這就說明我的估計比他實際幹的多兩個。那麼，只要他一努力，就會達到十個。

梁啓明：老黃！估工可不能光靠計算，咱們工人的技術一天一天的提高，你要是不了解生產情況和操作過程，就很難估的準確，老黃，還是要多到床子上去看才行！

黃公效：好吧！那我回頭再找他們談談去。（下）

梁啓明：哎！對！

（宋滿鋼提水桶上。）

宋滿鋼：梁主席，插紅旗了？

梁啓明：噢！插紅旗了。

宋滿鋼：呵！全攆的不善乎呀！梁主席，這回咱們車間的

七十輛大翻車能按時出廠了吧？

梁啓明：那一定，小伙子，多動動腦子，保險能完成支援

鞍鋼的任務。

宋滿鋼：那沒問題！

梁啓明：滿鋼你學技術學的怎麼樣了？

宋滿鋼：我呀！還不錯。

梁啓明：滿鋼！你剛來不久，要好好的跟王師傅學習技術。（下）

宋滿鋼：好哩！

（侯喜萬、鋼蛋上。）

侯喜萬：滿鋼，王師傅叫你呢！

宋滿鋼：叫什麼！你瞧吧！咱們的小紅旗這回上去了！

侯喜萬：插紅旗了？

宋滿鋼：誰也沒咱們組跑的快！

侯喜萬：呵！這週攆的真不善乎。

鋼蛋：都不錯啊！哎！趙師傅組怎麼沒動啊？

侯喜萬：咱們組跑前頭去了還不好？

鋼蛋：趙師傅組的「汽缸」要搞不好，那翻車就不能出廠。

廠。

侯喜萬：噢！……宋滿鋼你怎麼還不去呀！

宋滿鋼：幹什麼去？

侯喜萬：王師傅叫你幹活去！

宋滿鋼：幹活去？你看現在是午休，就這麼一個鐘頭，我連飯還沒吃呢！

侯喜萬：王師傅說了，讓你把車加快點，半個鐘頭就行了。

宋滿鋼：打快車？……再說這個時間幹活，那不是加班加

點嗎？

侯喜萬：你怎麼說這話？王師傅沒跟你說過？誰要問起

來，就說咱們是試驗竅門呢！

宋滿鋼：試驗竅門！試驗竅門！他不真的找竅門，也不在

技術上好好的教咱們，總讓咱們這麼死幹，待會我非

提意見不行。(下)

(周喜順、袁得祿上。)

周喜順：袁師傅，今個怎麼了？怎麼老打刀呢？

袁得祿：(邊走邊琢磨「伐座」)小周給我拿個卡鉗來。(坐下)

侯喜萬：袁得祿，怎麼又打刀了？小伙子！加把勁往上攆吧！要不這小紅旗可永遠不會往前跑了！

周喜順：怎麼？插紅旗啦！……哎？我們組怎麼沒動啊！

袁得祿：這是怎麼回事？

侯喜萬：怎麼回事？這叫外甥打燈籠，「照舊」。

袁得祿：合著我們費了半天勁，紅旗倒落後了！

周喜順：我們這一個禮拜全都白幹了！

侯喜萬：哎！小周，你別急嘛，加把勁往上攆吧！要不到

月底那面流動紅旗可也要長翅膀了。哎，鋼蛋，咱們

可得準備打鑼敲鼓迎接紅旗了。

鋼蛋：你別氣他們了。

周喜順：你們先別美，那紅旗說不定是誰的呢！等我們趙

師傅先進經驗試驗成功了，紅旗還會是我們的。

袁得祿：小周，別跟他們爭講了，咱們認倒霉算了！你

想，趙師傅一天到晚滿廠尋摸，什麼活難往家攬什麼

活，那紅旗還能保得住嗎？

周喜順：袁師傅，別洩氣呀！咱們也跟趙師傅學，拼上命

也得把這個竅門找出來。

袁得祿：我琢磨了三四天了，還不對，……可是也不能把

難活都給我們組幹呀？

侯喜萬：得了，袁得祿，我們組的活也不容易。

袁得祿：小侯，別說好聽的啦！當初我這活分配給你們組

幹，你們組長王師傅一死兒不要。再說，我們組還欠

領下來兩個難活，趙師傅攆着那個大「汽缸」研究了

七、八天了，還不是那樣？我這個「伐座」更纏手，

你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好歹把他老人家安上了，機

器這麼一轉，「拍」，刀打了，這玩意怎麼幹？自己

個賠了個希哩嘩啦不說，國家任務都完不成，小紅旗

都叫電火焊上了！

侯喜萬：那你還得看他定額給你怎麼估的呢！

(王師傅上。)

周喜順：定額還沒估呢！

袁得祿：哼！遇到估工員老黃那種人，定額那還不知道給

你估成什麼樣呢！……

王厚福：小袁子……

小蘭子：(在幕後喊)王師傅！(跑上)王師傅！我們趙師傅

就要做最後的一次試驗了。他讓我請您去看看，幫助

提意見。

王厚福：唉，我去看也提不出什麼意見來。

小蘭子：趙師傅說一定要請您去。

王厚福：也得讓我歇會兒呀！

小蘭子：那您歇會兒就來啊！（下）

王厚福：好吧！……小袁子，怎麼了？又跟誰致氣了？
侯喜萬：王師傅，您看看咱們組的小紅旗吧！上去了！

（與王師傅耳語）小袁子還不服氣呢！

王厚福：小袁子，是不是看人家小紅旗跑頭裏了，自個就

眼紅了？眼紅沒用，有本事拿出來咱們較量較量。

袁得祿：王師傅，你們組得了紅旗也並不算光榮！

王厚福：小袁子，生悶氣沒用，回去跟趙師傅核計核計，

往上攆吧。要不到月底這面流動紅旗可也是我們的了。

袁得祿：我可不是吹呀，我們組要是幹你們那個活，你就

是騎上千里駒也不是「個」兒。

王厚福：唉！年歲不大，氣可不小啊！小袁子，別大白天

做夢想好事了。告訴你，哪一組的小紅旗就那麼容易

跑到頭裏了？你聽聽，這是什麼聲音，我們組的宋滿

鋼到這個時候還在那兒試驗竅門呢。梁主席講話，這

是勞動換的。

袁得祿：別說好聽的啦！你當我們不知道？當初我這個活

分配給你幹，你一死兒不要，猛往外推，就是抓住我

們組長老實好欺侮。

王厚福：那是你們組長趙師傅心甘情願主動要的。

袁得祿：主動要的？大家夥都不要，他還能不要？王師

傅，你怎麼不來個主動？

王厚福：小袁子，你可別張口就冤枉人，你說，我們現在

幹的活不是關鍵活嗎？

侯喜萬：大貼鞭敢情是關鍵！

王厚福：鋼蛋你說呢？

鋼蛋：沒有它翻車就跑不了。

王厚福：怎麼樣？大夥證明！

袁得祿：關鍵那是不假，那要看活好幹不好幹，咱們定額

上找齊。

王厚福：啊？

袁得祿：啊！

王厚福：（下台階）小侯，來，咱們下盤棋。

小蘭子：（幕後叫聲「王師傅」，上）王師傅，您怎麼還不

去呀？

王厚福：我剛才不說了嗎！我去看也提不出什麼意見來，

再說我這兩下子……

周喜順：王師傅，您甭客氣了，咱們車間的大工匠，除了

您和趙師傅還有誰呀？

王厚福：嚀！你別高抬我了，我去看，也看不出什麼道理

來。蘭子，你回去回稟趙師傅，不是我不願意去，等他

試驗成功了，我跟他學。

小蘭子：王師傅，您還是去一趟吧！

王厚福：你看宋滿鋼在床上，我不放心，我總得去照看

照看去。（下）

小蘭子：王師傅真是……（去拿工具）

袁得祿：蘭子，趙師傅的試驗有把握嗎？

小蘭子：差不多了。

周喜順：袁師傅，咱們看看去。（下）

袁得祿：好。

鋼蛋：小侯，走，咱們也看看去。

侯喜萬：好，學習學習先進經驗去！（與鋼蛋同下）

袁得祿：蘭子，你先等一等，我想問你個事。

小蘭子：一會再說吧。

袁得祿：一會兒就完了……我教你磨圓刀你學會了嗎？

小蘭子：早學會了，那天趙師傅還誇獎了我一頓呢！

袁得祿：那好啊！你快把技術學好，咱們倆……

小蘭子：這我知道，就這個呀？

袁得祿：還有呀……

小蘭子：你看，一會……

袁得祿：小蘭，今天早晨估工員老黃找你幹什麼？

小蘭子：老黃？他問我趙師傅上哪去了。

袁得祿：我看他在你那兒站了好半天呢？

小蘭子：你看你，前幾天你不是給我出了幾道算術題嗎？

有兩道我算不上來，順便問了問他。

袁得祿：唉！你問他幹什麼？以後算不上來，問我好了。

你沒聽別人都叫他小官僚一個？（幕後掌聲，蘭子夾

白：「趙師傅」）有工夫我非好好整他一傢伙不可。

小蘭子：得祿！你怎麼說這話？有意見提嘛，總是背後說

人缺點，我不愛聽這些。

袁得祿：好，我接受你的意見，我是怕你認錯了人。

小蘭子：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了。走吧！

〔羣衆聲近，在幕後，周喜順：「趙師傅，這吃刀量還能加大嗎？」羣衆擁趙師傅上。

小蘭子：小周！怎麼樣？

袁得祿：成功了。

周喜順：成功了。

袁得祿：趙師傅，您試驗成功了？

趙路：嗯！

鋼蛋：趙師傅，您用的是科里索夫刀嗎？

趙路：是啊。

侯喜萬：趙師傅，你說我們組那個活用科里索夫刀行嗎？

趙路：我想，可以吧！

〔羣衆紛紛議論。

周喜順：趙師傅，我們紅旗落後了，王師傅組跑到我們頭

裏了。

鋼蛋：趙師傅，以前多少鐘頭幹一個？

趙路：三十二個鐘頭幹一個。

小蘭子：趙師傅，現在幾個鐘頭幹一個？

趙路：現在四個鐘頭幹一個。

周喜順：啊？提高了七倍！

趙路：嗯，這次總算誤不了七十輛大翻車出廠了。要

不，不但咱們自個車間完不成任務，還要連累別的車間呢！

小蘭子：趙師傅，這回咱們能按期完成任務了吧？

趙路：加把勁，還可以提前幾天！

（小李子、林子英下）

周喜順：趙師傅，剛才我們紅旗落後了，他們還笑我們呢！

趙路：老讓人家笑話還行，這一週我們沒進展，今兒個可得跨它一大步了。

小蘭子：對，這回呀，咱們可得讓他們看看咱們組的了。

鋼蛋：我們也加油。（和侯喜萬下）

周喜順：鋼蛋，回去好好和王師傅研究研究，趕快往上攆吧！

小蘭子：趙師傅您喝水。

趙路：蘭子，你到床子上給我收拾收拾去。

小蘭子：我這就去。（下）

趙路：小袁子，你這兩天活幹的怎麼樣？

袁得祿：還那樣，硬打刀。

趙路：你沒想辦法？

袁得祿：想辦法了。現在我一看見它，就撓頭了。

趙路：拿來我看看。（袁得祿把廢了的「伐座」交給趙路，趙路仔細地看）

袁得祿：趙師傅，您坐，趙師傅——趙師傅……

趙路：啊？

袁得祿：我是想……

趙路：你想什麼？

袁得祿：我是想……您看，咱們組這回一塊下來兩個難活，影響咱們小組的小紅旗都叫電火焊上了。您那個

「汽缸」試驗成功了，困難算解決了，我是說……我

是說……別因為我這個「伐座」影響咱們小組紅旗，

依我說，咱們不如趁早把它……

趙路：怎麼？你想往外推？那可不成。往後咱們國家建設規模更大了，早先沒幹過的新活更多了。要是大夥

都嫌難，你不幹我不幹，國家怎麼建設呢？你不幹「伐座」，六十噸翻車就出不來，怎麼支援鞍鋼呢？再

說，哪個廠也沒有這號規矩，愛幹就幹，不愛幹就推。

袁得祿：趙師傅，那咱們組的紅旗怎麼辦呢？

趙路：你說紅旗呀！依你說，現在是讓電火焊死了？行

啊！那咱們找個竅門「瓦斯」把它割開……

周喜順：可不，要是大家夥爲了紅旗，都不肯克服困難，

乾脆建議，不用搞紅旗競賽了。

趙路：這話對，小出人沒出馬就怯陣，那還行嗎？聽我

說，紅旗跑不了。動動腦子，找個竅門……

袁得祿：趙師傅，您敢情是七級大工匠，我這個……不

行。

趙路：行啊！我這七級工匠幫您怎麼樣？

袁得祿：那敢情好啊。趙師傅，那我可就指望您了？

趙路：你這小伙子，可不能光靠我一個人呀！你自己也得想辦法。對了，聽說王師傅早先在別的廠子裏幹過這個活，回頭……

王厚福：（上）老趙，恭喜恭喜，恭喜你了。我在那兒忙，來晚了一步。怎麼樣，聽說你那個先進經驗成功了？

趙路：沒什麼了不起的，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經驗唄！回頭有工夫你再幫我看看，提提意見。

王厚福：一定向你學習。

趙路：老王，我有件事正要找你商量，咱們坐下來談談。

王厚福：老趙，你可真行啊，要不是你呀，可把這些小年輕的眼睛都給急紅了。

周喜順：王師傅，您不用俏皮我們，我們心裏有底，決不能拉在你們後頭，咱們月底見！（下）

王厚福：行啊！有你們趙師傅領導，那沒話說。

趙路：我算什麼！這兒還有個擺手活沒辦法呢！小袁子！（小袁子把「伐座」交給趙師傅）

王厚福：有你老趙在，還怕什麼難活！這些小年輕的在你手下，再幹個三年兩載的，都能出息把好手！

趙路：得了，老王，我有什麼！小袁子幹的這個活，早先咱們廠子裏誰也沒幹過，把他給難壞了。你活不忙的話，回頭指點指點小袁子，叫他拜你做個老師吧！王厚福：這說哪裏話？小袁子都是五級大工匠了，還用得着我？有什麼事，大家商量吧！

趙路：聽說你早先幹過「伐座」這個活？還留着有個草圖？

王厚福：「伐座」？這我可沒幹過！說句實在的，難活我倒是幹過不少，可「伐座」這個活……我可真沒幹過，哪來的草圖呢？

趙路：王師傅，你能不能給他瞧瞧去？

王厚福：老趙兄弟，只要我能辦到的，那沒話說。這玩意兒……你可叫老兄弟爲難了。

袁得祿：趙師傅，你別說了，我自己想辦法好了！

王厚福：好，小袁子，這回我可也要看你創造新紀錄了。

袁得祿：那倒也說不一定。

〔幕後：王師傅！王師傅！〕

王厚福：在這兒哪！窮叫喊什麼？

宋滿鋼：（氣喘喘跑上）王師傅，壞了！

王厚福：什麼壞了？

宋滿鋼：（在門口）糟了！電滾床子壞了……

王厚福：（急）什麼？……走！（緊張地下）你怎麼搞的？我看看去！

袁得祿：他這種人就是這樣，他就是幹過也不肯教！您看，這是什麼時候，他還不留個心眼？

趙路：小袁子！往後可不准你這麼胡亂猜摸人。你的活試製期滿了，就要估正式定額了，弄不好，定額就估不準，回頭我幫你想辦法。得了，先吃飯去吧！

袁得祿：趙師傅咱們自己想辦法好了！（下）

趙路：這個小傢伙！（蘭子上）

小蘭子：趙師傅，我把床子收拾好了，您現在是不是……

趙路：蘭子，他最近怎麼樣？

小蘭子：誰呀？

趙路：小袁子！

小蘭子：我看不透他。對了，自從他接到「伐座」這個活

以後，一會高興，一會不高興的……

趙路：你不是常和他接近嗎？

小蘭子：我跟他學技術，他幫助我挺熱心的。

趙路：對，好好學，他有本事，也聰明，還不錯。就是

好鬧個人主義，遇事看不遠。我想跟他談談，明天正

好是禮拜天，你跟他一塊到我家來吧？

小蘭子：好。趙師傅，您不是說要把您試驗的先進經驗講

給我聽嗎？

趙路：好蘭子，你真鑽呀！走，到機器旁邊講給你聽！

小蘭子：好！

〔門外。王厚福與宋滿鋼邊說邊走入。〕

王厚福：這一下可好，垮到底了！

宋滿鋼：王師傅！王師傅，這怎麼辦呀？

王厚福：你先到這兒等等，我到車間辦公室去。

趙路：宋滿鋼，出了什麼事了？

宋滿鋼：糟了，床子壞了！

趙路：什麼床子壞了？

宋滿鋼：王師傅使喚的那個電滾床子壞了！

趙路：怎麼？王師傅幹大車輪的床子壞了？

宋滿鋼：壞的還挺厲害呢！

趙路：糟了！蘭子，你先到傢什房借個千分尺來，回頭

我再講給你聽。宋滿鋼，走，我去看看去！（趙師傅

與宋滿鋼急下）

小蘭子：（到傢什房的窗口借千分尺）我要千分尺。

〔黃公效上。〕

黃公效：小蘭子，你在這兒？你不是想學車工操作嗎？好

極了，我給你帶來了一本書！（從口袋裏掏出一本紅

皮書交給蘭子）

小蘭子：太好了，謝謝你，看完了就還你。

黃公效：不用還，我是特地給你買的。

小蘭子：我不要，看完了，我就還給你。（欲走）

黃公效：小蘭子，我告訴你，今天是星期六，俱樂部有舞

會，我這兒有兩張票給你一張！

小蘭子：我有事，不能去！

黃公效：哎！小蘭子，工作是工作，玩是玩，新中國的工

人，袁得祿拿着兩張紙和鉛筆上，準備找竅門（應該是

很有教養的，除了工作之外，應該有自己的文化生

活，我覺得你一定要會安排自己的生活，今天晚上是

管絃樂隊伴奏，好極了，你去吧！

小蘭子：我真的有事，沒心思去！（下）

黃公效：蘭子！（發現袁得祿）噢，是袁得祿啊！趙師傅上哪去了？

袁得祿：趙師傅？噢！到俱樂部跳舞去了。

黃公效：哎！小袁子，我跟你談正經的，我找他有事，我忙極了。

袁得祿：哼！當真個似的！什麼事把你忙得那樣？

黃公效：唉！你們根本就不了解，工作太多！忙！你瞧，

紅旗競賽，支援鞍鋼！一批活沒完，又下來一批活！

工估不好，活就不能幹，成天到晚爬到桌子上計算，

真累死人。估工員這個工作可真不容易，上擠下壓，

盡受夾板子氣。所以我的意見，主要是咱們工人的文

化水平太低，還不懂得企業管理的重要性，這是一個

嚴重的思想問題，如果這個問題……

袁得祿：好了，好了，你找趙師傅幹什麼？

黃公效：我是估工員，也管不了別的，「伐座」這個活試

製期滿了，應該估正式定額了，我想找他談談！

袁得祿：他正忙着呢！你先跟我談談吧！

黃公效：怎麼，先跟你談談？好吧，先跟你核計核計也

行……「伐座」這個活……

袁得祿：這活太難幹了！

黃公效：怎麼難幹？

袁得祿：新試驗，過去誰也沒幹過，一天打八遍刀！

黃公效：初次幹才叫你試驗幾天看看。

袁得祿：那你一天給我估多少？

黃公效：我的意見，那一天至少還不幹他十八、九個？

袁得祿：十八、九個？你根據什麼給我定的這麼高？

黃公效：這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據活的吃刀量，送刀量，質材，機器週轉速度……

袁得祿：乾脆跟你說，我幹不了。

黃公效：同志，不要這樣嘛！

袁得祿：要不，你給我換別的活幹。

黃公效：同志，你應該認識到現在開始了大規模的建設，

很多活過去都沒有幹過，幹新活還是很光榮的事嘛！

說實在的，你一天幹多少？

袁得祿：你倒說個實在的吧！我一天應該幹多少？

黃公效：我剛才不說了嗎？十八、九個！

袁得祿：你敢肯定我一天能幹這麼多？

黃公效：（思考了一下）好吧！那就十六、七個吧！

袁得祿：老黃！到底是十八、九個還是十六、七個？你心

裏頭有個數沒有？

黃公效：你別開玩笑，我是跟你談正經的。你一天到底幹

多少？

袁得祿：（賭氣地）七、八個！

黃公效：七、八個？不至於吧！一天就幹這麼幾個？太少

了！